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五百三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張九鐔

謄錄監生臣龍翔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五百三十四

宋 王欽若等撰

諫諍部

直諫

夫極言切諫以弼違箴闕拂心逆耳而有犯無隱觸法
靡悔守死不貳此忠臣之志也若夫南面萬乘之貴中
堂千里之輿威福已任恹舒立致乃敢奮發於悃悞規
切其過失面折廷諍以救其非露章封事以明其道斯

張良喻之於苦口韓非比之於批鱗非徒戾一時之意且將蹈不測之禍自非誠心內蘊精忠感厲冀一悟於人主而有利於國家者疇能若是哉茲所謂匪躬之臣仗節之士者也然而奪美顯惡非人臣之禮主文譎諫著風雅之義又何必以倖直詆訐為任哉

夏關龍逢事桀桀為酒池足以運舟糟丘足以望七里一鼓之而牛飲者三千人關龍逢進諫曰為人君身行禮義愛人節財故國安而身壽也今君用財若毋盡用

人若恐不能死不革天禍必降而誅必至矣君其革之
立而不去朝桀因囚拘之君子聞之曰未之命矣夫

周芮良夫為厲王好利近榮夷公良夫諫厲王曰王室
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
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有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
將取焉何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
其能久乎夫王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
百物無不得極

極中
也

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

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

周

言文王布錫施利以載成周道也

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

至於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

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也厲王不聽卒以榮

公為卿士諸侯不享王流于彘

享獻也

富辰為大夫襄王十三年鄭人伐滑王使游孫伯請滑

游孫伯周大夫

鄭人執之

鄭人文公捷也鄭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又怨襄王之與衛滑故不

聽王命而執王使

王怒將以翟伐鄭

翟隗姓之國也

富辰諫曰不可人

有言曰兄弟讒閱侮人百里

閱恨也兄弟雖以讒言相違恨猶禁禦他人侵侮已

者百里喻遠也

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閱于墻外禦其侮

文公之詩周公

且所作棠棣之篇禦禁也雖相與恨於墻室之內然能外禦異族侮慢已者

若是則閱乃內

侮不敗親也

雖內相恨外禦他人故不敗親

在鄭天子兄弟也

言與襄王有兄

弟之親

鄭武莊有大勳力于平桓

武公桓公之子突也莊武公之子莊公寤生也

王功曰勳平幽王之子平王宜臼也桓平王之孫文太子之子桓王林也幽王既滅鄭武公以卿士夾輔平王

東遷雒邑桓王即位鄭莊公為之卿士以王命討不庭伐宋入城

凡我周之東遷晉鄭

是依

東遷謂平王也謂鄭武公與晉文侯戮力一心股肱周室夾輔平王也

子頽之亂又

鄭之繇定

子頽周莊王之子惠王叔父篡惠王而立惠王出居鄭厲公殺子頽而立之事在周語上

今以小忿棄之是以小怨置大德也無乃不可乎

置廢也詩

云忘我大德思我小怨也

且夫兄弟之怨不徵召於他

徵召也他謂翟也

徵

於他利乃外矣

外利在翟

章怨外利不義

章明

棄親即翟不祥

善祥以怨報德不仁義所以生利也祥所以事神也仁所

以保民也

保

不義則利不阜

阜厚

不祥則福不降不仁則

民不至古之明王不失三德者

三仁義祥

故能廣有天下而

和寧百姓令聞不忘王其不可以棄之王不聽十七年

王降翟師以伐鄭降下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

曰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利內則福繇之利外則禍

今王外利矣樹利於翟其無乃階禍乎昔摯疇之國也繇大

任摯疇二國任姓奚仲仲虺之後大任之家也大任王季之妃文王之母一云摯仲氏任又曰思齊大任文

王之母也杞繇繇大妣杞繇二國妣姓夏禹之後大妣之齊

許申呂繇大姜四國皆姜姓四岳之後大姜之家陳繇

大姬陳媯姓舜後也大姬周武之女成王之姊是皆能

內利親親者也內利內行七德親以申固其家也昔媯之亡也繇仲任

媽妘姓之國仲任氏之亡也昭謂幽王為西戎所殺云

武公所滅非取任氏而亡也昭謂幽王為西戎所殺云

言褒姒滅之明禍有所繇也密須繇伯媾伯結密須之女世

鄭武公滅之不繇女亡也昭為公羊傳曰先鄭伯有

善乎鄭云者通乎夫人聃繇鄭姬季之國鄭姬鄭女為

以取其國此之謂也聃繇鄭姬季之國鄭姬鄭女為

聃夫人同姓相取猶魯昭息繇陳媯息姬姓之國陳媯

公娶於吳氏亦其黷姓息繇陳媯息姬姓之國陳媯

蔡哀侯亦娶於陳息媯將過蔡蔡哀侯止而見之弗賓

媯以告息侯息侯導楚伐蔡侯怨因稱息媯之美於楚

子遂滅息以鄧繇楚曼鄧曼姓楚曼鄧女為楚武王夫

息媯歸也鄧繇楚曼鄧曼姓楚曼鄧女為楚武王夫

遂滅鄧羅繇季姬羅熊姓之國季姬季盧繇荆媯廬媯

而兼之羅繇季姬羅熊姓之國季姬季盧繇荆媯廬媯

而兼之羅繇季姬羅熊姓之國季姬季盧繇荆媯廬媯

而兼之羅繇季姬羅熊姓之國季姬季盧繇荆媯廬媯

國荆媯廬女為
荆夫人荆楚也

是皆外利離親者

行淫僻小利於外不
能親親以亡其國

王曰利何如而內何如而外對曰尊貴明賢

顯明

庸勲長

老

庸用勲功也
長老尚齒也

愛親禮新親舊是利之內也若七德離

判民乃攜貳

判分攜離也七德
謂尊貴至親舊

各以利退

退自
營也

上求不

暨是其外利也

暨至

夫翟無列於王室

列位
次

鄭伯南也主

而卑之是不尊貴也

南者在南服之侯伯也或云南南
面君也按內傳鄭在南服禮畿外

侯伯世位其見待重於
采地之君故是不尊貴也

翟豺狼之德也鄭未失周典

主而蔑之是不明賢也

蔑小

平桓莊惠皆受鄭勞王而棄

之是不庸勳也

平王東遷依鄭武公桓王即位鄭莊公佐之桓王之子莊王他也惠莊王之孫

僖王之子惠王母僚也為子頹所篡出居於鄭鄭厲公納之自平王以來鄭世有功故曰皆受鄭勞公者也

鄭伯捷之齒長矣王而弱之是不長老矣捷鄭文公名弱雅也翟

隗姓也隗姓赤翟鄭出自宣王王而虐之是不愛親也鄭桓公文

宣王之弟出者鄭國之封出於宣王夫禮新不間舊問代王以翟女間姜任

非禮且棄舊姜氏任氏之女為王女嬪王一舉而棄七德臣故曰利

外矣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逸書也若乃也濟成也言能有

所忍乃能有成功也王不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翟陞階翟禍

翟封豕豺狼也不可厭

封大厭足

王弗聽十八年王黜翟

十

魯僖二十四年黜廢也翟后立通於王子帶故王廢之

翟人來誅殺譚伯

誅責也翟人奉

子帶攻王而殺譚伯譚伯周大夫

富辰曰昔吾驟諫王王弗從以及此

難若我不出王其以我為懟乎乃以其屬死之

帥其徒屬以死

翟師

州鳩為伶人景王二十四年鑄無射鍾成伶人告和王

謂伶州鳩曰鍾果和矣對曰未可知也

伶人媚王謂之和故曰未可知

王曰何故對曰上作器民備樂之則為和

言聲音之道與政通

今

財亡民罷莫不怨恨臣不知其和也

亂世之音怨以怒故曰不知其和也

且民所曹好鮮其不濟也

曹羣

其所曹惡鮮其不廢也故

諺曰衆心成城

衆心所好莫之能敗其固如城

衆口鑠金

鑠銷也衆口所毀雖金石

猶可銷也

今三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

害金害民之金謂錢鍾也

懼一之

廢也

二金之中其一必廢

王曰爾老耄矣何知

八十曰耄老耄昏惑

明年悼

王立王室亂鍾不穌

秦茅焦齊人也始皇初為秦王九年遷太后於雍焦說

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為事而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名恐

諸侯聞之繇此倍秦也

一云茅焦諫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囊撲兩弟有不慈

之名遷母咸陽有不孝之行臣竊為陛下危之言畢乃解衣趨鑊始皇下殿左手援之曰先生起矣假父嫪毐

也二弟太后所生二子也

秦王乃迎太后於雍而入咸陽

一云秦王立茅焦為

傅又爵之上卿太后大喜曰天下抗直使敗復成安秦社稷使妾母子復相見者茅君之力也

復居甘

泉宮

咸陽南宮也

淳于越齊人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僕射周

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王千

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友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

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等又面諛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謬其說絀其辭

漢賈誼文帝時為梁王傅上疏曰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

言不可盡條記也

進言者皆曰天下已

安已治矣

進言者謂陳說於天子前者也

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

非愚則諛

實謂治安則是愚也知其不爾而假言之是諛諛也

皆非實知治亂之

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

厝置也

火未及

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衝決

國制搶攘

搶攘亂貌

非甚有紀

紀理也

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

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

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

言二事之中何者為急

使為治勞智慮苦

身體乏鍾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執

道兵革不動

執道言遵法制也

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

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

清和咸理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
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
漢亡極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
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
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
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
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念此
至孰也雖使禹舜復生為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

必相疑之勢

今建立國泰大其勢必固相疑也

下數被其殃上數與其

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

淮南厲王

長親兄之子西鄉而擊

謂齊悼惠王子興居而為齊比王反欲擊取滎陽也

今吳

又見告矣

吳王之不脩漢法有告之者

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

澤有加焉猶尚如是况莫大諸侯

莫大謂無有大於其國者言最大也權

力且十此者乎

十倍於此

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

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

大抵皆冠

大抵猶言大畧也

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

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焚操

刀必割

太公六韜曰日中不焚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言當及時也焚謂暴曬之也

今令

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蚤為已廼墮骨肉之屬而抗

劉之

墮毀也抗舉也劉割劉也

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

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也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

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綰

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

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淆亂

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仄室之勢以豫席之也

禮卿大夫

之支子為仄室席藉也言非有仄室之勢為之資藉也

諸公幸者乃為中涓其次

屨得舍人

屨言繞得舍人

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

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

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

渥厚也

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

起陛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
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

然尚有可諉者曰疏

諉者託也尚可託言信越等以疏故反其下句曰臣請試言其親者

親者亦恃強為亂明信等不以疏也

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

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

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

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

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

慮大計也諸侯皆欲

同皇帝之制度而為天子之事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

非不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

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園視而起

園睛正視言驚愕也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馮無擇子名忠直為御史大夫

奏淮南厲王誅之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始欲設官節制諸侯王則為刺

殺客所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

之效也其異姓負強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

所以然同姓襲是迹而動既有徵矣其執盡又復然殃

禍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

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

坦屠牛者之名也事見管子

而芒办不頓

者

芒办謂办之利如毫芒也

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龍解之

所非斤則斧

解股骨也龍解大也言其骨大故須斤斧也

夫仁義恩厚人主

之芒办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斧斤也今諸侯王皆衆龍

解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办臣以為不缺則折胡

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臣竊迹前事大抵强者先

反淮陰王楚最强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

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
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
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疎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
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
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
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
欲臣子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
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

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輳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他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

徙其侯國

列侯國邑在諸侯王封內而夫牙相入者則正其疆界令其隔絕也封其子孫者分諸侯王之國邑各自封其

子孫而受封之人若有罪黜其地皆入於漢故云頗入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

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

償者謂所正列侯疆界有侵諸侯王者則漢償之

誠以

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一定宗室子孫

莫慮不王

慮計也

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

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

謀不生柴竒開章之計不萌

柴竒開章皆與淮南王謀反者也

細民鄉

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卧赤子天下之上

而安植遺服朝委裘而天下不亂

置遺服朝委裘皆未有所知也委裘若容

衣天子未坐朝事先帝衮衣也

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一動而五業附陸

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瘡

腫足曰瘡

一脛之

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憊

身慮亡聊

憊謂動而痛也聊賴也

失今不治必為錮疾

錮疾堅久之疾

後

雖有扁鵲不能為已病非徒瘡也又苦跋盭

足下曰跋今所呼脚

掌是也言足跋反戾不可行也

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

楚元王高帝之弟其子於文帝

為從弟

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

兄子之子也

惠王齊悼惠王

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

制大權以偏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踈盭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

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

徵召也令號令也操謂主上之所操持也

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

顧亦反也言如

人反顧然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

顛倒如此而不能解救豈

謂國有明智之人乎非但倒縣而已又類辟且病痲

辟足病痲風也夫辟

者一面病痲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

輕得復長爵高爵也雖受高爵之賞猶將禦寇不得復除逸豫也不易得復除言難也五尺以

上不輕得息五尺謂小兒也斥候望烽燧不得臥邊方備胡寇作高檣上作

桔槔頭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嘗抵之有寇即火然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然之以望其煙曰燧畫

則燔煙夜則舉烽將吏被介胄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

之而上不使可為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皇帝之號

為戎人諸侯勢既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

以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料量也音

聊

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為執

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

臣之計請必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

背說奄人也漢使送公主妻匈奴說不肯行強之因以漢事告匈奴也舉匈奴之衆唯上

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鼠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

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

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為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

僮謂隸為之綉衣絲履偏諸緣偏諸若今之織成以為要襟及褱領者也古謂

之車馬君言其上為乘車及騎從之象也

內之閭中

閭賣奴婢閭也

是古天子后服

所以廟而不宴者也

入廟則服之宴處則不着蓋貴之也

而庶人得以衣

婢妾白穀之表薄紈之裏緹以偏諸謂以偏諸美者黼

繡繡者織為斧形繡者刺為衆文

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

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

得其節而合宜

今庶

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

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皂絰而富民墻屋被文繡

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嬖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

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
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
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
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為大耳

好為大語者

夫俗至大

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
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

歲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

贅婿也其不出妻家猶人身體之有疣贅

借父耰鉏慮有德色

耰摩田器也言以耰及鉏

借與其父而容色
自矜為恩德也

母取箕箒立而諄語

諄責讓也

抱哺其子

與公併倨

言婦抱子而哺之乃與其舅併倨無禮之甚也

婦姑不相說則反唇

而相稽

稽計也相與計較也

其慈子嗜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

并心而赴時猶日蹶六國兼天下

蹶謂技而取之

功成求得矣

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併兼之法遂進取之

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

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

大賢謂高祖也德從天下天下從其

德曩之為秦者今轉而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

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義捐廉恥日甚可

謂月異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

言其所追赴惟計利不耳

念慮之中非顧行之善惡

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剝寢戶之簾

剝謂

割求之也

奪兩廟之器

奪取也兩廟高祖惠帝廟也

白晝大都之中剽吏

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

言詐為文書以出倉粟近十萬石耳

賦

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

言矯偽之人詐為詔令妄作賦斂其數甚多又詐乘

傳而行郡國

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

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

特徒也言公卿大夫徒以簿書期會而不知正風俗厲行義也

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怙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
為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

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箱篋

刀所以削書札箱篋

所以而不知大體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

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

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管子曰禮義廉恥是

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管子愚人也則可管子

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之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

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

歲而社稷為虛

虛謂丘墟

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

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
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
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
是猶渡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舩必覆矣可為長
太息者此也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
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

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
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廼
生固舉以禮也^始使士負之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
見於天子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
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
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傳之德義
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
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廼孩提有識

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遂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嗜必先受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廼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

妃色妃匹之色

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

官謂官舍

學禮曰帝入

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大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救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

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
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愧化與心
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
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
也行以鸞和鸞和車上鈴也步中米齊樂詩名趣中肆夏亦樂詩名趣疾
步也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
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
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

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

訐謂互相斥罪也

固非貴禮

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

非斬剗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

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

刈草菅然也

菅茅也

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

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

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

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迹可

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

與猶及也

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

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嗜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為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

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
用易見而禮之所為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
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顧猶反也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
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

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毆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衰衰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

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無他故矣湯武之定取
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
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
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
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
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
而怨毒盈於世下曾惡之如仇讎禍幾及身子孫誅絕
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

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義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七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官師一官之長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

傷其器况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
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黜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
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
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
有過刑罰之罪不如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
上豫遠不敬也遠離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體貌謂加
禮容而敬之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
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黜劓髡

刑笞僞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下被戮辱者不泰迫

乎

迫迫天
下也

廉恥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

亡恥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

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

苴履

苴者履中
之藉也

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

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

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繫縲

之

縲謂以長
繩繫之也

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

答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

一旦

言知其有
一旦之刑

吾亦迺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

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

死而死耳賤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之

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

炭

釁熏也以
毒藥熏之

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

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

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

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
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頑

頓亡恥些詬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

若猶然也

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

逝往也

主上有敗則因而撻之矣

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

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

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

粹純也言其勢悉在羣下

俱亡

恥俱苟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

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蓋蓋不飾坐污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污穢曰帷簿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罪矣猶未斥然正以諄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諄也故其在大譴大訶之域者訶問也聞譴訶

則白冠鰲纓

以毛作纓白冠喪服也

盤水加劔造請室而請罪耳

請室請罪之室胡公漢官車駕出有請室令在前先驅比官有別獄也加劔當以自刎也或曰殺牲者以盤水明頸血故示若此也上不執縛繫引而行也其中有中罪者聞命而

自弛

中罪非大非小也
弛廢也自廢而死

上不使人頸盤而加也

不戾其
頸而親

加刀
鋸也

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

粹抑而刑之也

粹持頭
髮也

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

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

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

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亡家

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惟義所在上之化也故

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

死君上守圉捍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

城者比物比志也

言聖人厲此節行以御羣下則人皆懷德戮力同心國家安固不可毀狀

若金城也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

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俱安顧行而忘

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

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而

顧彼之久行

顧反也言何不為投鼠忌器之法而反久行無陸級之事

故曰可為長

太息者此也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

反逮繫長安獄治卒亡事復爵邑故賈誼以此譏帝帝
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
初文帝自代王入即位後分代為兩國立皇子武為代
王參為太原王小子勝則梁王矣後又徙代王武為淮
陽王而太原王參為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王勝死
亡子誼復上疏曰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
再傳一世再世也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疆植立也
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為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

惟淮陽代二國耳

藩翰得宜則嗣主安國故云皇太子之所恃也

伐北邊匈奴

其彊敵為鄰能自完則定矣而淮南之比大僅能如黑

子之著面

黑子今所謂黧子也

適足以餌大國耳

餌謂為其所吞食

不足

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為餌

豈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飭小行競小廉以

自託於鄉黨人主惟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

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

蝟蟲名也其毛為刺

以為不可

故斬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

不義謂諸侯彭越黥布等斬謂芟刈之

擇良

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

諸侯皆在關東故於東門外立之也東面最北出門

曰上東門畢以為王

畢猶盡

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

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

越過也兩諸侯梁及

淮陽而縣屬於漢

為縣而屬於漢

其使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

而補中道衣敝

悉盡也

錢用諸費稱此其若屬漢而欲得

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執不可久臣之

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

邊二三列城

列城縣也

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

都淮陽梁起於新鄴以北著之河

新鄴潁川縣也

淮陽包陳以

南捷之江

包取也捷謂立封界也

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

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

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

言帝享及太子嗣位之時

當今恬然

適遇諸侯之皆少

恬安也少謂年少

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

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天下

願指如意

但動願指麾則所欲皆如其意也

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

言智苟身忘事畜亂宿禍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

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

不自造事

欲發言則問其臣

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惟陛下財

幸

財與裁同裁擇而幸從其言

文帝於是從誼計廼徙淮陽王武為

梁王北界秦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徙陽城王

喜為淮南王撫其民時又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為列侯

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竊恐陛下接王淮南

諸子

謂接今時當即王之言不久也接猶續也猶今人言續復爾

曾不與如臣者熟

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無道天下孰不知其罪

悖惑也 陛

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

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

言若尊王其子則是厲王無罪漢枉

殺之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

少壯猶言稍長大

白公勝所為父

報讐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

白公是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也大父即祖為平王

也伯父叔父平王諸子也

白公為亂非欲取國伐主發忿快志剡手

以衝仇人之匈

剡利也

固為俱靡而已

言與仇人俱滅斃死靡也

淮南

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

言漢之勝布得存此直天幸耳

夫擅

仇人足以為漢之資於策不便

言假四子以資權則當危漢

雖割而

為四子一心也爭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

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剽諸荆軻起於兩社之間

剽諸荆吳王荆

軻刺秦王

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也

周書云無為虎傳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

願陛下少留計

冊府元龜卷五百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五百三十五 宋 王欽若等 撰

諫諍部

直諫第二

漢東方朔武帝時待詔於公車而大中大夫吾丘壽王
與待詔能用筭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

舉計其數而為簿籍也阿

城本秦阿房宮也以其墻壁崇廣故俗呼為阿城

蓋屋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

畝及其賈直

提封亦謂提舉四封之內總計其數也

欲除以為上林苑屬

之南山

屬連也

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

鄠杜之民

時未為京兆馮翊扶風故云中尉及左右內史也草田謂荒田也

吾邱壽王

奏事帝大說朔時在旁進諫曰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

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

郎臺恐其不高也

郎堂下周屋

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

不為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為苑何必蓋屋鄠杜乎

中尉

及左右內史則為三輔矣非必謂京兆馮翊扶風也

奢侈越制天為之變上林雖

小臣尚以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

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

商與上雒二縣也
汧汧水也隴城也

厥

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

所謂天下陸海之地

高平曰陸關中地高故稱耳海者
萬物所出言關中山川物產饒富

是以謂之
陸海也

秦之所以虜西戎蕪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

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物不可勝原

原本也言說
不能盡其根

本

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

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蠶魚

芋草名其葉似藕荷而
長不圓其根正白可食

蠶即蛙字也似蝦蟆而
小長脚蓋人亦取食之

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

憂故豐鎬之間號為土膏其價畝一金今規以為苑絕
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
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
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
墟又壞人塚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
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
騫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限之
輿一日之樂謂田獵也無限之輿謂天子富貴無限也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

圓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疆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

宮而諸侯畔

紂於宮中綴設九市

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

楚靈

王作章華之臺納美人以實之卒有乾谿之禍也章華臺在華容地也

秦興阿房之殿而

天下亂冀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旨罪當萬死

不勝大願帝廼拜朔為大中大夫後為中郎武帝為寶

太主

寶太后女故云太主

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君是時朔陞

戟殿下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曰何謂

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

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於春秋積思於六經留神於王事馳騫於唐虞折節於三代偃不遵經勸學反以靡麗為右奢侈為務畫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徑淫辟之路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賊偃為淫首其罪三也昔伯姬燔而諸侯憚奈何乎陛下上默然不應良久曰吾業以設飲食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為篡是以豎刁為淫而易牙作患

慶父死而魯國全管蔡誅而周室安上曰善有詔止更
置酒北宮引董君從東司馬門東司馬門更名東交門
賜朔黃金三十斤董君之寵繇是日衰

司馬相如為郎嘗從武帝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
擊熊豕馳逐犗獸相如因上疏諫其辭曰臣聞物有同
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
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
獸猝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

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羗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蹝之變况乎涉豐草騁坵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害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

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臣願
陛下留意幸察帝善之

令狐茂壺關三老也武帝末戾太子殺江充舉兵長安
中太子兵敗亡不得帝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茂上
書曰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
安陰陽調和物乃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乃孝順
陰陽不和則萬物大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故父不
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

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瞍孝已被謗伯竒放
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繇是觀之
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為漢適嗣承萬世之
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間
閭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楚皇太
子造飾奸詐羣邪錯謬足以親戚之路隔塞而不通太
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寃結而七告不忍
忿怒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遁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

耳臣竊以為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

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

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

以太子為罪過

而深責之

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二公自將

臣欽若等曰謂丞相劉屈氂也

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而

忘其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忠臣竭誠不顧鈇鉞之誅

以陳其愚志在正君安社稷也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

虎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母患太子之非亟罷甲

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
闕下書奏天子感寤

夏侯勝為光祿大夫昌邑王嗣立數出

每出遊
戲也

勝當乘

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欲出

何之王怒謂勝為妖言縛以屬吏

屬委
也

吏白大將軍霍

光光不舉法是時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日邑

王光讓安世以為泄語安世實不言廼召問勝勝對言

在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代上者

惡察察言

惡謂忌諱也察謂計謀不敢明顯言之

故云臣下有謀光安世繇

此遂重儒者

王吉舉孝廉為郎補若盧右丞遷雲陽令舉賢良為昌
邑中尉而王好遊獵驅馳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諫曰
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
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
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今者大王幸方
輿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

愚以為民不可數變也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
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虐不
伐甘棠之詩也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訢街馳
驅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箠轡身勞乎車輿朝則冒
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為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為風寒
之所匿薄數以輭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
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廈之下細
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

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然發憤忘食日新
厥德其樂豈銜橛之間哉休則俛仰誣信以利形進退
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臧專意積精以適神於以
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
有喬松之壽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臻而社
稷安矣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於宮館園池弋獵
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
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

之責加焉恩愛行義纖芥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享國之福也臣吉愚慙願大王察之王賀雖不遵道然猶知敬禮吉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無情中尉甚忠數輔吾過使謁者千秋賜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其後復放縱自若吉輒諫爭甚得輔弼之義雖不治民國中莫不敬重焉久之昭帝崩亡嗣大將軍霍光秉政遣大鴻臚宗政迎昌邑王吉即奏書戒王昌邑以行淫亂廢宣帝頗修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

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而上躬親政事任用能吏吉

上疏言得失曰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于

前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

而思之可謂至思未可謂本務也

言天子如此思治百姓為之更生然未盡

政務之本也

欲治之主不世出

言有時遇之不常值也

公卿幸得遭遇

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
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籍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
平之基也臣聞聖主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

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
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
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
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
以寧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
貫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
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錄以意穿鑿
各取一切權譎自任故一變之後不可復修也

言其弊
深難久

行也。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偽

萌，生刑罰七極。

萌，生言其爭出，如草木之初生。

質樸，日銷恩愛，寢薄孔

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

引先王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

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區一世之民

躋之仁壽之域。

以仁撫下，則羣生安逸而壽考。

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

何以不若高宗

高宗，殷王武丁也。享國百年也。

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

道者，謹條奏唯陛下財擇焉。吉意以為夫婦人倫大綱。

天壽之萌也

繇之而生
故云萌也

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為人父母

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天聘妻送女亡節

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

人承公主

娶天子女曰尚公主國人娶諸侯女曰承公主尚承皆卑下之名也

使男事女

夫誣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駕貴賤

有章以褒有德而別尊卑令上下僭差人人自制

言無節度

是以貪財誅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

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未萌也

冥冥言未
有端緒

又言

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皋陶伊尹

不繼世而爵也言皋陶伊

尹非三公九卿之世

不仁者遠

任用賢人放出說佞

今使俗吏得任子弟

子弟

以父兄任為郎

率多驕驁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七益於民

此伐檀所為作也

伐檀詩篇名刺不用賢也

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

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氏減樂府省

尚方

尚方主功作也

明示天下以儉古者工不造瑯琊商不通

侈靡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也民見儉則歸本本

立而未成其指如此帝以其言迂濶不甚寵異也

鄭昌慙為諫大夫宣帝時蓋寬饒上書坐劾誹謗昌慙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為文吏所詆挫上書訟寬饒曰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帝不聽遂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

衆莫不憐之

蕭望之宣帝時為大行治禮丞大將軍霍光薨子禹復
為大司馬望之以霍氏彊盛上疏乞口陳災異下少府
問狀望之對以為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電是時季氏專
權卒逐昭公鄉使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今陛下以
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
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執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
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

本心樹之本枝也

唯明主躬萬機選同

姓舉賢材以為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
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奸邪塞私
權廢矣對奏天子拜望之為謁者

貢禹為諫大夫元帝初即位數虛已問以政事

虛已謂聽受其

言也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古者宮室有制宮

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

秣養也謂以粟米飯也

牆塗而不瑀

木摩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
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它賦歛繇戍之役使民

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置貨職而已

言天

子以畿內賦歛自供千里之外令其以時入貢不欲煩勞也

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

作至高祖孝文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廐

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絺屨革

絺厚

器無珎文金銀之

飾後世爭為奢侈轉輒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絳

刀劍亂於主上主上時臨朝入廟衆人不能別異甚非其

宜然非自知奢僭也昔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

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

矯復古化在於陛下

正曲曰矯

臣愚以為盡如太古難宜少放

古以自節焉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

論語稱孔子曰益者三樂樂節禮樂

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也方今宮室已定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

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筭

三服官主作天子之服在齊地筭盛衣器

也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

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

三工

官謂少府之屬官考工室也右工室也東園匠也止言蜀漢主金銀器是不入三工之數也東西織

室亦然廐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東宮

從天子往太后宮也

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所以賜食臣下也東宮

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為大饑餓死者是也今

民大饑而死又不葬為犬豬食

食人之骨也

人至相食而

鹿馬食粟若其大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

日行步而動作之

以散克其氣

王者受命於天為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下不

見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及棄天

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藏金銀財物鳥

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藏之又皆以

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

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

不能

自言減省之事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

皆大過度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

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

曠空也室家空也

及庶衆墜

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

自從也上謂天子也

皆大臣

不循故事之辜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減損乘

車服御器物三分去二產子多少有命審察後宮擇其

賢者留二十餘人悉歸之

言人產子多少自有定命非
繇廣安勝也故請上留二十

餘人

及諸陵園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

哀憐也鹿馬可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為

田獵之圃

舍置也獨留置
之其餘皆廢去

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復

其田以與貧民方今天下饑饉可亡大自減損以救之

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

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上帝臨女毋貳爾心

大雅
大明

之詩也諶誠也上帝亦天也言承天之意此誠難矣王
者之命不妄改易天嘗降監信可畏也毋貳爾心機事

難矣勿
猶豫也

當仁不讓

論語稱孔子曰當仁不讓於師故引之也

獨可以聖心參

諸天地揆之往古

揆度也

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

指隨君上下

上下猶言高下謂苟順從也

臣禹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

心天子納善其忠

翼奉東海人元帝初元二年二月戊午地震其夏齊地

人相食七月丁酉地復震因赦天下舉直言極諫之士

奉奏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曰天地設位懸日月布星辰

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以視聖人名之曰道聖人見道

然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歷陳成敗以

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書

易春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

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也又

詩內傳曰五際邠酉午戌亥也陰陽始終際會之歲此則有變改之政也

春秋有灾異皆列

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至秦乃不說傷

之以法是以大道不通至於滅亡今陛下明聖深懷要

道燭臨萬方布德流惠靡有闕遺罪省不急之用振

救困負賜醫藥賜棺錢恩澤深厚又舉直言求過失盛

德純備天下幸甚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
之交篇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處
知雨亦不足多適所習耳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
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變見於竒物震動所以然者陽
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藏六體五藏象天六體
象地故藏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申動於貌今年
太陰建於甲戌律於庚寅初用事歷以甲午從春太陰在甲
戌則太歲在子十一月庚寅日黃鍾律初起用事也歷中甲寅律得參陽性中仁

義情得公正廉貞

甲庚皆三陽甲在東方為仁庚在西
方為義戊為公正寅午為廉貞木數

三寅在東方木位
之始故曰參陽也

百年之精歲也正以精歲本首王位

日臨中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連月久陰雖有大令猶

不能復

大令謂虛倉庫開府
庫之屬也復補也

陰氣盛矣古者朝廷必有

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此聖王之所以大

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疏而難通故同姓一異

姓五廼為平均今左右七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為親異

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勢尤奢僭過度口

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愛人之道又非嗣後之長策也
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宮才人各
以百數皆不得天性若杜陵園其已御見者臣子不敢
有言雖然太皇太后之事也諸侯王國與其後宮宜為
設員出其過制者此損陰氣應天救邪之道也今異至
不應災將隨之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為大旱甚則有
火災春秋宋伯姬是矣唯陛下財察明年夏四月乙未
孝武園白鶴館災奉自以為中上疏曰臣前上地震之

效曰極陰生陽恐有火災不合明聽未見省答臣竊內
不自信今白鶴館以四月乙未時加於邠月宿亢災與
前地震同法臣奉廼深知道之可信也不勝拳拳願復
賜問卒其終始上復延問以得失

匡衡

臣欽若等曰衡姓本
犯太祖廟諱上字也

元帝時為給事中是時有日

蝕地震之變帝問以治政得失衡上疏曰臣聞五帝不同
禮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
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

抵觸也

比年大赦

比頻

也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竊見大赦之後姦邪

不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

得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

保養也陳施也
孝經曰陳之以

德義而民莫遺其親示之以好
惡而民知禁故衡引以為言也

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

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尚侈靡

廉耻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網紀失序疏者踰內

疏者妻
妾之家

內者同姓骨肉
也踰謂過越也

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

身設利不改其原

設施也
原本也

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

用也

歲赦請每歲一赦也錯置也

臣愚以為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

論語載孔子之言謂能以禮讓治國則其事甚易也

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

不爭

循順也

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

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

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尊之士則下

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

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

言下之所行皆取化於上也今

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恃害好陷人於罪

恃堅也謂酷害之心堅也貪財而慕勢故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雖嚴

刑峻法猶不為變此非其天性有繇然也非其天性自惡繇上失於

教化耳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聖賢之化深故篤

於行而廉於色篤厚也謂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之類鄭伯好勇

而國人暴虎詩鄭風大叔于田之篇曰禮賜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忸戒其傷汝禮賜肉袒也暴

虎空手以搏之也公鄭莊公也將請也叔莊公之弟大

叔也忸快也言以莊公好勇之故大叔肉袒空手搏虎取而獻之國人愛大叔故請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秦穆

穆

之曰勿快為之恐傷汝也

公與羣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陳
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黃鳥詩所為作也

夫人好巫而民淫祀

胡公夫人武王之女太姬無子好祭鬼神鼓舞而祀故其詩云坎其

擊鼓宛邱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晉侯好儉而民畜聚

唐風山有樞之詩序云刺晉昭

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其詩曰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

宛其死矣它人是愉故其俗皆吝嗇而積財也

太王躬仁而邠國貴恕

太王周文王之

祖即古公亶父也國於邠修德行義戎狄攻之欲得地與人人人皆怒欲戰古公曰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

之予不忍也乃與其私屬度漆沮之梁山止於岐下及它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邠即今邠州是其地也言

化太王之仁故其俗皆貴誠恕

繇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

上謂崇尚

也今之偽薄忮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

人說之也

言非家家皆到人人勸說之也

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

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繇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

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

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異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

後生

商頌殷武之詩也商邑京師也言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倣乃四方之中正也王則壽考且安以

此全守我子孫也

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

方也

鬼方遠方也

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俗習無

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

依

也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

之際精祲有以相盪

祲謂陰陽氣相侵漸以成災祥者也

善惡有以相推

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

者動陽蔽則明者晦

靜者動謂地震也明者晦謂日蝕也

水旱之災隨類

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之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

賦歛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祇

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羅珠崖

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

度過也絕謂除其惡政也

諸見罷珠崖詔書者莫不欣然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

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內外近忠正遠

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刺

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路

昭亦明也

覽六藝之意察

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救失俗

易民視

救正也易變也

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

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

淑善也問名也

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

興也帝說其言遷衡為光祿大夫

谷永成帝時為涼州刺史奏事京師訖當之郡時有

黑龍見東萊帝使尚書問永受所欲言

永有所言令尚書即受之永

對曰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

亡之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

如若也有即上聞

則

商周不易姓而迭興三王不變改而更用夏商之將亡

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晏然自以若天有日莫能危

自謂如日

在天而無有能傷危也

是故惡日廣而不自知大命傾而不寤易曰

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

言安必思危存不
忘亡乃得保其安

存也陛下誠垂寬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芻蕘之臣得盡

所聞於前不懼於後患直言之路開則四方衆賢不遠

千里輻輳陳忠羣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也漢家行夏

正夏正色黑黑龍同姓之象也

夏以建寅為正萬物在
地中色黑今黑龍見同

姓象也龍陽德繇小之大

言因小
以至大

故為王者瑞應未知同

姓有見本朝無繼嗣之慶多危殆之隙欲因擾亂舉兵

而起者邪將動心冀為後者殘賊不仁若廣陵昌邑之

類臣愚不能處也

虞謂斷決也

去年九月黑龍見其晦日有

食之今年二月己未夜星隕乙酉日有食之六月之間

大異四發二而同月

臣欽若等曰謂一月之內兩度災異也

三代之末春

秋之亂未嘗有也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

繇婦人與羣惡沈湎於酒書曰乃用婦人之言自絕于

天

周書太誓之辭婦人妲己言紂用妲己之言自取殘滅非天之絕也

四方之逋逃多罪

是崇是長是信是使

亦太誓之辭也崇尊也言紂容納逃亡多罪之人親信使用尊而長

之詩云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小雅正月

之詩威亦滅也言火燎方熾寧有能滅之者乎而宗周之盛乃為褒姒所滅怨其甚也

易曰濡其

首有孚失是

未濟上九爻辭言軋樂無節飲酒濡首有信之道於是遂失也濡濕也

秦所

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二者陞

下兼而有之臣請畧陳其效易曰在中饋无攸遂

家人六二

爻辭饋食也言婦人之道居中主食避順而已无所必遂言婦人不得與事也詩曰

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匪降自天生自婦人

大雅瞻仰之詩懿美也哲

智也言幽王以哲婦為美實乃為梟鴟也婦謂褒姒也梟鴟惡鳥之聲故以諭焉又言此禍亂非從天而下

以寵褒姒之故生災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

許皇后及班婕妤

好之家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藏女寵至極不可上

矣上猶加也今之後起天所不享什倍于前謂趙李本從卑賤起也廢

先帝法度聽用其言官秩不當從釋王誅從放也釋解也王誅謂王

法當誅者驕其親屬假之威權從橫亂政刺舉之吏莫敢奉

憲又以掖廷獄大為亂阱穿地為坑阱以拘繫人也榜

箠瘠於炮烙瘠痛也炮烙紂所作也膏塗銅柱加之火令罪人行其上輒墮炭中笑而以為樂也

絕滅人命主為趙李報德復怨復亦報也反除白罪建治正

吏罪之明白者反而除之吏之公正者建議勅治也多擊無辜掠立迫恐掠笞服之

立其言富貴有錢假託其名代至為人起責分利受謝之為主放與它人以取利

息而共分之或受報謝別取財物 生出死入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

既既盡也以昭其辜昭明也王者必先自絕然後天絕之陞

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謂私畜田及奴婢賤物也厭高美

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成帝好微行更作私字以相呼宗聚僮輕無義

羣小以為私客僮疾也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小人

相隨烏集雜會飲酒吏民之家言聚散不常如烏鳥之集也亂服共

坐流酒嫖媠溷清無別閔免適樂晝夜在路閔免猶電勉也適流

也通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

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以民為基民以財為本財

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

使民如承大祭

言當
畏慎

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聽邪

臣之計去高敞初陵捐十年功緒

緒謂功作
之端次

改作昌陵

反天地之性因下為高積土為山發徒起邑並治宮館

大興繇役重增賦歛徵發如雨

言其
多也

役百乾谿費儼驟

山

儼比也言勞役之功百倍於楚
靈王費財之廣比於秦始皇也

靡敞天下

靡散也

五年

不成而後反故又廣旰營表旰大也發人塚墓斷截骸骨

暴揚尸柩百姓財竭力盡愁恨感天灾異屢降饑饉仍

臻仍類也流散冗食餒死於道以百萬數冗亦散也餒餓也公家

無一年之蓄百姓無旬日之儲上下俱匱無以相救詩

云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大雅蕩之詩也願陛下追觀夏商周

秦所以失之以鏡考已行鏡謂鑒也考校也有不合者臣當伏

妄言之誅言帝之所為違於節儉皆與永言同漢興九世百九十餘載繼

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法度或以中興或以治

安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當盛壯之隆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已多矣為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肯發明聖人之德昭然遠寤畏此上天之威怒深恐危亡之徵兆蕩滌邪辟之惡志勵精致政專心反道反猶還也絕羣小之私客免不正之詔除除謂除補為官者悉罷北宮私奴車馬媵出之具媵出媵游也克已復禮毋貳微行出飲之過貳謂重為之也以防迫切之禍

深惟日食再既之意抑損椒房玉堂之盛寵

椒房皇后所居玉堂

嬖幸之舍也

毋聽後宮之請謁除掖庭之亂獄去炮烙之陷

阱誅戮佞邪之臣及左右執左道以事上者以塞天下

之望且寢初陵之作止諸繕治宮室闕更減賦盡休力

役

闕亦謂減削之更謂更卒也

存卹振救困乏之人以彌遠方

彌安也

厲崇忠直放退殘賊無使素餐之吏久尸厚祿以次貫

行固執無違

貫聯續也謂上所陳衆條諸事宜次第相續行之不當更違異也

夙夜孳

孳婁省無已

婁省自觀省也

舊愆必改新德既章

章明也

織介之

邪不復載心則赫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去就庶幾可

復

去就者言去離無德而就

社稷宗廟庶幾可保唯陛下留神反

覆熟省臣言臣幸得備邊部之吏不知本朝瞽言觸忌

諱罪當萬死成帝性寬而好文辭又久無繼嗣數為微

行多近幸小臣趙李

臣欽若等曰謂趙皇后李婕妤之親也

從微賤專寵

皆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憂至親難數言故推永

等使因天變而切諫勸帝納用之永自知有內應展意

無所依違

展申也

每言事輒見答禮

加禮而答之

至上此對帝

大怒衛將軍商密勸永令發去

勸謂發動也

帝使侍御史收

永勅過交道廐者勿追

交道廐去長安六十里近延陵

御史不及永還

帝意亦解自悔後為光祿大夫給事中元延中為北

地太守時災異尤數永當之官帝使衛尉淳于長受

永所欲言永對曰臣永幸得以愚朽之材為大中大夫

備拾遺之臣從朝者之後進不能盡思納忠輔宣聖德

退無披堅執銳討不義之功猥蒙厚恩仍遷至北地

太守絕命墮首身膏野草不足以報塞萬分陛下聖

德寬仁不遺易忘之臣垂周文之聽下及芻蕘之愚有
詔使衛尉受臣永所欲言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
其忠有官守者修其職臣永幸得免於言責之辜有官
守之任當畢力遵職養綏百姓而已不宜復闕得失之
辭忠臣之於上志在過厚是故遠不違君死不忘國昔
史魚既沒餘忠未訖委柩後寢以屍達誠汲黯身外思
內發憤舒憂遺言李息經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無不在
王室臣永幸得給事中出入三年雖執干戈守邊陲思

慕之心常存于省闈是以敢越郡吏之職陳累年之憂
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相治為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海
內非為天子列土封疆非為諸侯皆以為民也垂三統
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迺天下之天
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博愛仁
恕恩及行葦籍稅取民不過常法宮室車服不踰制度
事節財足黎庶和睦則卦氣理效五徵時序百姓壽考
庶草蕃滋符瑞並降以昭保佑失道妄行逆天暴物窮

奢極欲湛酒荒淫婦言是從誅逐仁賢離逝骨肉羣小
用事峻刑重賦百姓愁怨則卦氣悖亂咎徵著郵上天
震怒灾異屢降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山摧川潰水泉湧
出妖孽並見彗星耀光饑饉荐臻百姓短折萬物夭傷
終不改寤惡洽變備不復譴告更命有德詩云乃眷西
顧此惟予宅夫去惡奪弱遷命賢聖天地之常經百王
之所同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質有修短時世有仲季
天道有盛衰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數之標季涉三

七之節紀遭無妄之卦運直百六之災厄三難異科雜
焉同會建始元年以來二十載之間羣災大異交錯蜂
起多於春秋所書八世著記久不塞除重以今年正月

巳亥朔日有食之三朝之會

歲月日三者之
始故曰三朝

四月丁酉

四方衆星白晝流隕七月辛未彗星橫天垂三難之際
會畜畝衆多之災異因之以饑饉接之以不贍彗星極異
也土精所生流隕之應出於饑變之後兵亂作矣厥期
不久隆德積善懼不克濟內則為深宮後庭將有驕臣

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北宮苑園街巷之中臣妾之

家幽閒之處徵舒崔杼之亂外則為諸夏上將有樊

並蘓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內亂朝暮日戒諸夏內亂

則禍在朝暮諸

夏則日戒有兵

舉兵以火角為期

以熒惑芒角為期

安危之分

界宗廟之至憂臣永所以破膽寒心預言之累年下
有其萌然後變見於上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羣

小婢黷燕飲中黃門後庭素驕慢不謹嘗以醉酒失臣

禮者悉出勿留勤三綱之嚴修後宮之政抑遠驕妬之

寵崇近婉順之行加惠失志之人懷柔怨恨之心保至尊之重秉帝王之威朝覲法出而後駕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內亂之路塞矣諸夏舉兵萌於民饑饉而吏不卹興於百姓困而賦斂重發於下怨離而上不知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

貞凶

易屯卦九五爻辭也膏者所以潤人肌膚爵祿亦所以養人者也小貞臣也大貞君也遭屯難飢荒

君當開倉廩振百姓而反吝則凶臣吝傳曰饑而不損茲

謂泰厥災水厥咎亡詆辭曰闕動牡飛

臣欵若等曰牡所以下閉者也

以鐵為之若今之鑠也

辟為無道臣為非厥咎亂臣謀篡

易說之辭也

王者遭衰難之世有饑饉之災不損用而大自潤故凶
百姓困貧無以共求愁悲怨恨故水城關守國之固固
將去焉故牡飛往年郡國二十一傷於水災禾黍不入
今年蠶麥咸惡百川沸騰江河溢決大水汎濫郡國五
十有餘比年喪稼時過無宿麥百姓失業流散群輩守
關大異較炳如彼水災浩浩黎庶窮困如此宜損常稅
小自潤之時

言所潤益於已者當減小之

而有司奏請加賦甚繆經

義逆於民心布怨趨禍之道也牡飛之狀殆為此發古者穀不登虧膳災屢至損服凶年不墜塗明王之制也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臣願陛下勿許加賦之奏益減大官導宮中御府均官掌畜廩賦用度止尚方織室京師郡國工服官發輸造作以助大司農流恩廣施振贍困乏開闢梁均流民恣所欲之以救其急立春遣使者循行風俗宣布聖德存卹孤寡問民所苦勞二千石勅勸耕桑毋奪農時以

慰綏元元之心防塞大姦之隙諸夏之亂庶幾可息臣
聞上主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惡下主可與為惡而不
可與為善陛下天然之性疏通聰敏上主之姿也少省
愚臣之言感寤三難深畏大異定心為善損志邪志毋
二舊愆厲精致政至誠應天則積異塞於上禍亂伏於下
何憂患之有竊恐陛下公志未專私好頗存尚愛羣小
不肯為耳對奏天子甚感其言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亦
以無繼嗣故多上書言祭祀方術者皆得待詔祠祭上

林苑中長安城旁費用甚多然無大貴盛者永說帝曰
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
罔以非類諸皆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
竒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仙
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登遐倒景覽觀縣圃浮游

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獲

翼氏風角五德東方甲南方丙西方庚北方壬中央戊種

五色禾於地而耕耘也

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堅冰淖溺

方士詐以藥石若陷

冰凡投之冰上冰即消液

化腹中五倉之術者

思身

因假為神仙道使然也

中有五色腹中有
五倉存則不飢

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

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繫風捕
景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
史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愈微
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
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仙
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齋童女入海求仙采藥因逃
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樂大等

皆以仙人黃冶祭祀事鬼神使物入海求神采藥貴幸
賞賜累千金尤尊盛至妻公主爵重位系震動海內
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抗擊言有神仙致
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
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轅陽侯師張宗之女紛
紛復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
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
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

周書雜詔之
辭也言祭享

之道唯以潔誠若多其容儀而
不及禮物則不為神所享也
論語曰子不語怪神唯

陛下拒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伺者上善其言

冊府元龜卷五百三十五